

道老古

“响板”银元
与
“哑板”银元

孙仰芳 文/摄

我国金融业有一个银元时代，时间大约从清道光年间开始。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大量的墨西哥银元涌入我国，市场上出现银锭、铜钱与墨西哥银元混用的局面。这种墨西哥银元正面印有鹰巢，故又称“鹰洋”。到了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两广总督张之洞看到市面上“鹰洋”交易量已超过了银锭与铜钱，两次上奏折给朝廷，要求自制银元，并提出向洋人购买造币机器。朝廷准允了他的奏折，两年后张之洞在广东试制出了第一批大清银元，每枚银元均重七钱二分，比“鹰洋”略轻一点。大清银元中间是一条气势威武的蟠龙，俗称“龙洋”或“花边钱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年钱庄行业所获利润，一半来自收取大小客户存款、承做各项放款后获取的利息差价，另一半来自银元与银锭、铜钱之间的兑换。用一句金融业的行话讲，即赚取“洋厘”与“银拆”这两项收益。虽说兑换手续费通常只在“几厘”范围内波动，但积少成多，这一项收益也是很可观的。然而，逐利之徒也接踵而来，市面上很快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假银元，以浑水摸鱼手法进行蒙骗。那些造假者动足脑筋，不但把银元弄薄变小，还往里面掺入铜、锡、铅等金属。这使钱庄业面临一场严峻挑战，该如何去识别真假银元？

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一个小后生从宁波慈城走出，到上海的协源钱庄当学徒。老钱庄大多“藏”在热闹街区的小巷里，四面围着高高的马头墙，用一色的青砖砌成，大铁门上镶有青铜门环。这个小后生当年才15岁，刚进入钱庄，就被店堂里的情景震惊了。眼前依次可以看到会客室、账房及正厅客堂里摆着的那张曲尺形的红木柜台。红木柜台是钱庄里最为醒目的标志，它比当铺的柜台低，却比商店的货柜高。柜台内外的人，可以面对面聊着天，用不着踮起脚尖。

柜台里的内掌柜，仿佛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黑颜色的绸布长衫，脸上很少露出笑容，眼睛也从来不在客人脸上看，只是死死地盯着自己手里捏着的银元。他用左手拇指尖和中指尖捏住一枚银元的中心，再用右手持另一枚银元去敲击它的边缘，银元迸发出“噼噼、叮叮、叮叮”的声响，内掌柜侧耳倾听……小后生忍不住走了过去，脱口问道：“您老在听什么？”内掌柜扭过头来，笑着说：“我能从这声响中听出银元的真假。”“啊，这太神奇了！”小后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从此之后，他一有空闲时光，就会跑到那张红木柜台跟前去看内掌柜敲击银元，很快，他也掌握了这一绝技。

不久后，聪明的钱庄人想出了一套用敲打银元来辨别真假的方法。他们伸出一只手，把收进来的银元在掌心上一排排整齐，先观察银元的大小厚薄，接着就抖动手掌，把银元依次“叮叮噼噼”敲打一番，然后散落到那张曲尺形的红木柜台上。声音明亮悦耳的，叫“响板”银元；声音低哑沙涩的，表明内中掺入了杂质，叫“哑板”银元。真与假，就在他们一瞬间变得分明了。

有一天，协源钱庄的大老板从会客室里出来，抬头看到这个小后生久久地站在红木柜台跟前，就停住脚步，用略带责问的口吻说：“这里是待的地方吗？快走开，做你该做的事去！”小后生一愣，转身欲离开。这时，内掌柜帮他做了解释，说小伙计对敲打银元很感兴趣。大老板听后，就走到小后生跟前问：“你能从银元声响中听出真假？”小后生点了点头。“好吧，那就当场试一试。”大老板说完，右手拿出8枚“龙洋”银元，整齐地叠在掌心。然后向下倾斜45度角，让它们“叮叮噼噼”地滑落到左手。谁知，“龙洋”银元碰撞的声音刚一结束，小后生张口就说：“其中第三枚是假银元。”大老板夹起第三枚银元递给了内掌柜，叫他鉴别一下。内掌柜连声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大老板大为吃惊，万万没想到小后生竟然拥有如此高超的本领，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呀。

小后生学徒满师后，就在大老板的推荐下当上了跑街先生，33岁时又当上了钱庄经理。他就是后来被上海金融界称为“钱业巨擘”的秦润卿先生。

银元时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，市面上开始流行铸有孙中山、袁世凯侧面头像的银元，其中袁世凯头像银元又称“袁大头”，重量为七钱三分，比原来的“龙洋”与“鹰洋”略重一点。1935年11月4日开始发行“法币”，银元时代同时宣告终结。

但是，以敲打银元来识别真假的方法流传了下来。时至今日，在古玩市场上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有人用拇指与中指轻轻地捏着一枚银元，再用硬物去敲打它的边缘，听其发出的声响，来检验这枚银元到底是“响板”还是“哑板”。



山西平遥票号金库复原场景

闲聊
戥子

老物件

舒云亮 文/摄

戥（dǐng）子的学名是戥秤，是杆秤的一种，可以说是微型和精密的杆秤，用来称贵重物品。

关于杆秤的由来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发明的，也有人说是鲁国工匠鲁班发明的。当然，古代的秤是十六两制的，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的一颗颗星代表一两，十三颗星就代表十三两。为防止商家短斤缺两，再加上福祿寿三星，就是十六两了。如果卖家缺秤，那么少一两会损福，少二两会伤禄，少三两会折寿。

到了东汉和魏晋时期，杆秤已经比较成熟了。唐宋时期，原来两以下非十进制制的重量单位铢、累、黎，被改成了十进制的钱、分、厘。

木杆秤也叫司秤，其计量一般只能精确到两，之下的钱、分、厘只停留在理论上，实际上是称不出来的。这对一般的农副产品来说无关紧要，但无法满足贵重物品的精准称重。北宋时期，朝廷主管皇家贡品库藏的官员刘承珪，经过长期用心研制，发明了戥秤，其称重精度能够达到钱以下的分，可用于金银、香料和贵重药材的称重。

在清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交易货币通常是银两和中间有方孔的铜钱。一枚铜钱价值一文，一千文（铜钱）是一贯，一般等值一两白银。以唐代的开元通宝为例，一枚铜钱重一钱，那么一千枚铜钱或一贯钱的重量为6.25斤，即6斤4两。古时候人们出远门经商或探亲，需要带上很多路费，如果不是携带银两，就要把一串串铜钱盘缠在腰上，所以路费也叫“盘缠”。至于“腰缠万贯”，那是用来形容富人的夸张说法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秦朝虽然统一了度量衡，但之后各个朝代的斤和两的具体重量，一直都有变化。

1928年，为与国际接轨，便于与公制换算，度量衡进行了调整。规定一公尺等于三市尺，一公斤等于两市斤。这样，一斤的重量变成了500克，一两相应地变成了31.25克。

1959年，为方便计算和换算，进一步把十六两制改成了十两制，一两就由31.25克变成了50克。

古人在出门旅行或大额消费时，为避免携带沉重的铜钱，往往会携带银两。但特定币值的银元或银两直到清末才出现，之前的银两，要么是铸成银锭，要么是碎银子。除了买田买屋等大额交易使用银锭外，一般日常买卖大都使用碎银子或铜钱。但铜钱数量一多分量就重，所以如果有人有人在餐馆办一桌酒菜招待朋友，他一般会拿碎银子去柜台支付餐饮费。当然，店家在收到碎银子后，除了需要鉴定其成色外，还要称重。如果顾客给多了，店家就要剪下一小块银子退还，或从钱柜中拿一小块碎银作为找零；如果给少了，就由顾客追加碎银。以上多退少补都要称重，做到买卖公平。当然，也可用铜钱追加或找零，那就不需要称重了，因为每个铜钱的币值是一文。

店铺收取银两的说法一直延续了下来，如今商店内的收款处依然被称为“收银台”，收钱的店员则是“收银员”。小说或影视剧里描写古人约朋友在餐馆酒足饭饱后摸出一枚银元宝，对店家说声“不用找零”就潇洒离开，看上去很豪爽，其实是虚构的。如果这个人经常这样消费，那即使万贯家财也会很快被败光的。就跟现在买了一大堆油条递过去一张百

元大钞不要找零一样不真实。

刘承珪发明的戥子，适合碎银子的精准称重，因此很快遍及大江南北，一般的客栈、酒楼和商铺的收银台都有配备，戥子甚至还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到清代戥子的使用达到了顶峰。

我家就有一个祖传的戥秤，在此聊聊古代这个精密计重器具的细节。

这个戥秤估计是清代的，带有盒子，盒子用杉木制成，上了黑漆，模样有点像乐器中的琵琶。戥秤装入木盒后，方便随身携带和随时使用。戥秤的长度约为22厘米，秤杆应该是用牛骨制成，秤盘是黄铜制作，直径5厘米，秤砣也用黄铜铸造。秤杆的右边有两个提绳，即秤纽，分为头纽和二纽（宁波话叫里纽和外纽），分别称较重和较轻的物品。两个秤纽对应两组秤星。

宁波话把秤星叫作秤花，当怀疑一个人不会使用杆秤，往往会问：“秤花看得懂伐？”但这个戥秤的秤花，我一時半刻没有看懂，需要用砝码来加以确定。可家里哪来砝码这种东西？于是我找来标注为“库平七钱二分”重量的光绪元宝银元作为替代品，终于弄明白了外纽的秤花。又用一枚标注为150克（约等于旧秤4两）的银质印章，确定了里纽的秤花。我搞清楚外纽起量为0钱，最大称重是21钱，也就是2两1钱。钱以下的刻度十分分，精确度为1分；里纽起量为2两，最大称重是10.5两或10两5钱。两以下的刻度十分分，精确度为1钱，但由于相邻的刻度间距较大，肉眼判定半钱（5分）。

清末开始铸造和发行银元，规定壹圆的重量为七钱二分，圆以下也有了伍角、贰角和壹角的银元，还发行了价值二文、五文、十文、二十文的铜元（铜板）。这些硬币都标明了币值，方便日常交易。于是，碎银子逐渐退出市场，与之相伴了千年的戥子也慢慢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在收藏界，戥子与笔筒等属于杂项，但杂项并不等于低劣或低档，相反，用料考究、做工精细、工艺独特的戥子，是一种高品质的收藏品。

秤杆是戥子的重要部件，其选材包括牛角、牛骨、乌木等。秤盘和秤砣一般用白铜、黄铜或青铜制作。戥子的盒子用材有金丝楠木、花梨木、红木、樟木、松木和杉木等。

前年在上海的一场拍卖会上，一个精致漂亮的元代戥子以226万元的高价被一藏家拍走，说明戥子的收藏价值不容小觑。



戥子及木盒



清代铜钱

乡愁

夏夜流萤

张晓红

儿时的夏夜，明月映空，如水的清光恬淡地流淌大地，田野、河流都披上了一层轻纱，斑驳迷离，朦胧如画。我们住在水田环绕的村里，早早地吃好夜饭，在门口乘凉。稻子已扬花孕穗绽放清香，树木和小花小草所散发的幽香也混合其中。而水田里青蛙的咕咕欢叫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的浅吟低唱，以及沟渠里淙淙的流水声，合成了一支悦耳动听的小夜曲。

我们盼望着天快快黑下来，一个个睁大眼睛，注视着、搜索着、期盼着……有眼尖的小孩先高声叫了起来：“啫！火萤头（家乡对萤火虫的称谓）……”

一只、两只。这儿，槿花丛中；那儿，丝瓜架上面。倏忽间，连成了一片片。娇小玲珑的小精灵们，游荡着，飘浮着，一明一灭。一闪一闪间，就轻盈地飞离好远，像一盏盏绿莹莹的小灯笼，点缀着暗蓝深邃的夜空；又似羽化成仙的精灵舞者，在稻叶中、瓜藤上、花枝间穿梭索回，翩跹起舞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，星如雨……”暗夜中，它们如星雨点点、飞花片片。在夏夜一望无垠的大舞台上，萤火虫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别样风采。青里隐嫩黄、晶莹剔透的萤光，轻盈闪忽的曼妙身姿，双双对对，分分合合，依依恋恋，曳着一道道生命的亮光。飞舞的同时，它们也完成了自身的交流，繁衍后代，生生不息。它们鲜活灵动又静谧柔美，是江南水乡夏夜图景中的独特点缀。

小孩子兴奋地拍着手，高声唱起儿歌：“火萤头，夜夜来，一夜勿来几时来？陈家门口撒墩台。墩台坡，夜门过，三个铜钿上宁波，宁波行里坐一坐……”

这边歌声刚落，那厢竹园里另一拨小孩接上唱起另一首儿歌：“没有金，没有银，只有屁股亮晶晶；不要你的金，不要你的银，只要你屁股亮晶晶……”脆亮的歌声此起彼伏，流光静默的美景里，荡漾着童稚的旋律。随着夜色愈深愈浓，萤火虫越来越多越飞越高，可与天上璀璨的星辰媲美，还有几只竟朝我们身上飞滑下来。

小孩们三两作伴，来到阡陌田间、树丛池边，没有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优雅文静，却拿一把从大人手中夺来的芭蕉扇，或干脆折一条带叶的树枝，两手紧握，一挥一拍，就把萤火虫拍落在地，小心翼翼地捉进玻璃瓶里。可怜的小精灵，失去了自由，还在闪闪发亮。有男孩高举着瓶子当手电筒，挂在蚊帐钩上，房间里透出幽幽的光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不喜欢做这事，我们爱听陈嬷嬷讲有关萤火虫的故事。

陈嬷嬷的故事是这样的：从前，有一个叫小萤儿的秀秀气气的姑娘，五岁死了娘。爹在外做生意，娶来个后娘，后娘又生了个小弟弟，她待小萤儿并不好。每天要她背着大牛草篮去割草，天黑了还不准她回家吃饭。小萤儿的奶奶每晚在村口的小树林旁等候，接她回家。一天，漆黑的夜，小萤儿还没走近小树林，就被毒蛇咬了一口，死了。奶奶没接到小萤儿，一个劲儿地哭喊、寻找，泪水化成了露水。小萤儿怕眼神不好的奶奶摸黑到处找她，会被毒蛇咬，就变成了会发光的萤火虫，在草木繁盛的田野、池塘、小河边飞呀飞，为奶奶照明。小萤儿没吃饱饭，只能发出尾部微弱的一点光……

我们都记住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故事。有时，我们也忍不住要捉几只萤火虫玩玩，就从小梅阿娘处要来未剥壳的嫩玉米，小心地褪下三四层外壳，把里面的玉米折下，外壳再覆一起，用细竹丝串住，做成长圆形的青白色半透明小灯笼。然后把萤火虫放进去，盖一朵南瓜花，再把一盏盏小灯笼挂在院子里的树梢上。临睡前，把南瓜花拿掉，让萤火虫飞出去，让它们在有露水的广袤大地上自由飞翔。